

第七章 死亡並非結束

天黑後，蔣元從宮中回來，看著妻子臉上掛著的溫柔笑容，脫下了披風就問：「今日府外那個人呢？妳可有好好安置？」

趙瑩瑩接過披風的手微微抖了一下，眼神掠過一陣心虛後才裝作不明所以的樣子說：「今日相公走後，我聽你的帶著她去看大夫，可是到了醫館，她說去如廁的功夫人就不見了，我讓人找了好久都沒找到。」

蔣元聞言，眉頭就緊緊皺起來一言不發。

趙瑩瑩看著他這個樣子，心頭顫了顫，又說：「路上我也問了她是哪裡人，是不是相公的家人，可她就是不肯說，最後還偷偷的跑了，還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。」

蔣元不吭聲，低著頭沉思了許久，腦子裡一直回憶著那個女人的面容和她看著自己的眼神……一時間頭有些疼，不禁按著太陽穴的位置，問：「妳帶她去哪個醫館？」

趙瑩瑩手掐了自己掌心一下才說：「趙家醫館。」

蔣元點了點頭就站起身，再次拿起披風，「她認識我，一定知道我老家在哪裡，所以我一定要找到她。」

趙瑩瑩眼神顫了顫，最終點點頭，「是該好好找找，那相公你找的時候小心點，雪大路滑。」

「知道了，妳不必等我，先睡吧。」蔣元說完，轉身就風一樣的跑出去了。

趙瑩瑩聽見他叫了好幾個人，心中疼痛得深吸口氣，很想跟他說，別找了，你找不到她的……

阿寧慢慢走過來，小心翼翼的說：「夫人別擔心，醫館那邊都打點過了，不會有問題的，而且城西那片樹林也偏僻，將軍不會找到的。」

趙瑩瑩不說話，許久後諷刺的笑笑，「就算找到，估計也只能是一具屍體罷了。」

阿寧聞言心中一顫，猶豫了許久還是問：「夫人，奴婢不明白，妳為什麼非要……她病成那個樣子，也活不久的……」

趙瑩瑩想了想，低頭笑著說：「因為她若活著，我這將軍夫人的位置怕是就坐不穩了。」

阿寧疑惑，「為什麼？」

「還記得半年前那個男人說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話嗎？他說相公是貪圖富貴的負心漢……而這個女人，極有可能就是相公老家的妻子……在娶我之前，他娶的妻子……」

阿寧頓時不說話了。將軍在戰場上失憶了，什麼事情都記不起來，老家有沒有娶妻，這件事還真是不能確定。

難怪小姐非要了那個女人的命，若是那個女人真的是將軍和小姐成親前娶的妻子，這件事若是傳出去，到時候小姐怕是會變成全京城的笑柄……一個大將軍的嫡女，居然嫁給了一個有婦之夫？

那小姐算是什麼？妻？

可那個女人也是將軍的妻子。

妾嗎？

所以說不清的……難怪小姐要這麼做，可那到底是一條人命啊……

城西樹林，寒風凜冽的呼嘯著，深深的雪地中，翠翠緩緩睜眼，想動一動，發現身子被凍到麻木毫無知覺，她虛弱無比的看看四周，荒樹林、深雪地，天快黑了……那個女人……

她被那個女人扔在這裡了嗎？

她是故意要凍死自己的吧？

她呼出一口氣，白白的霧氣瞬間被寒風吹散，她艱難的翻動身子，咳嗽著慢慢的爬起來，兩口血吐在了雪白的地上，她眼前陣陣黑，死死咬著舌頭才沒再次暈過去。

她撐著身子，一步步的走到了路邊，想要繼續走，卻無力的跌倒在了地上。

好累啊……她覺得自己要死在這裡了，她走不動了……不知過了多久，天黑了，她渾渾噩噩之間，終於有一輛馬車經過，趕車的看著躺在路中間的女子，好心將快要昏迷的她帶上了車。

半夜的時候，蔣元一身寒霜，滿臉失望的回來，沒有去趙瑩瑩的寢室，而是到了書房坐著。

柳翠翠……他在心中默念這個名字，用力的在腦子裡搜尋關於這個名字的一切，卻最終什麼也想不起來……

他雙眼迷茫的看著院中的雪，低聲呢喃道：「柳翠翠，妳到底是誰……」

寒夜狂風肆虐，翠翠醒來的時候是在馬車上，車夫不知去哪了，她下了車，看了看四周，按照記憶裡的路線往朱雀街走去，黑夜中她的身影在風中搖搖欲墜。不知走了多久，久到她雙腿都站不直了，她才看見那座宅院……靠在緊閉的大門外，她虛弱的呼吸著，眼睛已經要睜不開了，抬手無力的敲了敲門，聲音細弱，瞬間消弭，無人聽見。

她真的沒力氣了……她淒涼的看著昏暗的四周，感覺著耳邊的寒風聲，感覺著白雪落在臉上的冰涼，咳出了一口血，「蔣元……」

又一陣風吹來，夾雜著大雪，她的聲音破碎了，眼睛也緩緩的閉上了。

好冷啊，好累啊……好想在暖和的床上好好睡一覺……

娘，我該聽妳的，找個人嫁了……

我後悔，沒聽妳的話了……

冬天，真的好冷啊……

次日一早，天光剛透亮，在書房歇下的蔣元便被下人叫醒，「將軍，大門外凍死

了一個女人。」

他聞言立即起身穿衣，著急的問：「是昨天那個女人嗎？」

下人點了點頭，面露難色的又說：「而且……那個女人還留了字……」

蔣元心中巨震，衣袍都未穿好就急急的奔了出去，只見大門外，昨日那個自稱柳翠翠的女人閉著眼、神色安然的靠在大門上，身上臉上都落了厚厚一層白雪……而她身後的大門上寫著血字：蔣元，我恨你。

那一刻，他腦中劇痛，痛得他瞬間抱住頭，好像腦子裡有什麼東西一閃而過，他沒抓住……

再回過神來，他蹲下來看著死去的女人，神情悲戚，「柳翠翠……妳究竟是誰……為什麼，我就是想不起來……」

妳恨我……為什麼呢？

有鳥叫聲……嘰嘰喳喳……

鳥兒叫聲？哪裡來的？

翠翠緩緩的睜開眼，就看見自己的屋子。

牆壁上發黃的喜子，掉漆的櫃子，桌上的銅鏡和茶碗，窗戶透進來的陽光……

她傻眼的眨眨眼，慢慢坐起來，下意識摸摸臉，軟的……熱的……

怎麼回事？她不是在京城死了嗎？怎麼又回到蔣家了？

長髮散在肩上，她雙眼滿是疑惑，慢慢的下了床，光著腳走到窗口，推開窗子就見院子裡的那棵老柿子樹上臥著一群小鳥兒，嘰嘰喳喳……

她不敢相信的捂著心口，低下頭來找了一根針，對著指尖狠狠一扎。

疼，伴隨著鮮紅的血流了出來，她看著指尖上的血，呼吸錯亂……

「那些都是夢嗎？」

婆婆的死，她的死，蔣元在京娶了妻的那些事情，都是一場夢嗎？

可是夢裡的那一切是那麼真實……又或者，她死了一場，又活過來了？

正渾渾噩噩之間，大門口錢氏背著一籃子草回來了，一進院子就放下籃子開始剝草餵雞。

青青的草，映著發亮的刀和婆婆吆喝雞的聲音……一切都是那麼的鮮活。

她使勁的拍拍臉，轉過身穿好衣裳，深吸口氣出了屋子。

錢氏看著她起床了，笑著說：「翠翠呀，妳不燒了？」

發燒？她仔細想了想，嫁進蔣家後她很少生病，唯獨相公走後第四年春天時，她曾經傷寒一場病了幾天。

她點點頭，輕輕嗯了一聲，慢慢的走到婆婆身邊。

錢氏看著她臉色不對勁，皺眉問：「瞧妳苦著臉，是不是身子還不舒服？那就進屋躺著去，一會兒我給妳端飯。」

她搖搖頭，蹲下來摸摸滿是露珠涼意的草，聞著那新鮮的青草味兒，問：「娘，今年是哪一年？」

錢氏聞言皺眉放下鋤刀，將手在身上擦了擦，這才伸手過來試她額頭溫度，發覺不燙了才說：「這孩子，燒了幾天腦子都燒糊塗了，連今年是天和二十三年都忘了？」

天和二十三年……她唇顫了顫，又問：「那現在是春天還是秋天？」

「夏初啊，傻孩子，妳這腦子不會真給燒糊塗了吧？不行，我帶妳去看看，不然不放心！」錢氏說著就要拉著她起來去看病。

翠翠卻搖搖頭，拿起濕漉漉的青草放在鋤刀上，一刀切下去，她痛呼一聲，看著手指上割破的口子冉冉流出血，落在青草上，這下是真信了。

她還好好的活著！

「哎呀，妳怎麼這麼不小心，肯定是還沒好呢，趕緊進屋躺著去！」錢氏急忙扶著她進了屋，然後小心的給她受傷的手包紮了一下，這才看著她說：「妳好好躺著，我去給妳端飯，等吃完了我再帶妳去看大夫。」

錢氏說著出門了，只剩下翠翠在床上躺著，呆呆的看著受傷的手，捏一捏很痛……這一切不是假的。

轉頭看著窗外，陽光明媚，她想起夢裡……或者是上輩子的一切，眼眶熱熱的。天和二十三年，她又活過來了，活在蔣元還沒在京城娶親的時候……這是老天爺看她上一世死的慘，所以重新給她的機會嗎？

溫熱的眼淚流了滿臉，她埋在枕上無聲哭泣著，滿腔都是心酸。

錢氏腳步聲進來的那一刻她立即擦擦眼淚，抬頭就看見婆婆端著飯菜進來，說：「趕緊趁熱吃。」

她點點頭坐在床邊，端起飯碗，看著裡面金黃色的小米粥，聞著飯香味兒，喝下去肚子裡全是溫暖香甜，不禁心裡暖暖的笑了，真好，她還活著！

吃了早飯，她出來屋子，坐在院子裡看著天空發呆，身後老母雞咯噠咯噠的叫著，大門外錢氏正和鄰居說著，夏來了，天熱了……

沒多久，錢氏進來了，搬了個凳子坐在她身邊，小聲的說：「翠翠呀，妳王嬸說李家村有個好兒郎，家中有田好幾畝，兩年前喪了妻，留下一個小女兒不到三歲，為人處事都不錯，我想著要不妳去見見，若能嫁過去，妳這後半生也有依靠了。」

翠翠聞言，轉頭看著婆婆笑道：「娘，我嫁出去了，那妳怎麼辦？」

錢氏雖然不捨得，可是也不忍心看著一個好好的姑娘守寡，總不能耽誤了人家一輩子，就強裝堅強的說：「我沒事，我也有田，餓不死，妳要是實在不放心，隔三差五回來看看我也行啊。」

翠翠搖搖頭，「不想嫁，也不想見……」

錢氏歎口氣，「可元兒去了，妳一個好姑娘，也不能一輩子守在這裡陪著我啊。」

「或許他沒死呢？」

翠翠這句話出口，錢氏就紅了眼圈，「翠翠呀，別惦記著他了，戰事都休停兩年了，他還沒回來不就是回不來了嗎？」

翠翠搖了搖頭，想起前世臨死時見到他的那一面，他說他在戰場上頭受了傷，忘記了很多事情，也就是說，他不是故意不回來，而是不知道家在哪裡，回不來。

而且那時候他看著自己的眼神，不像是在說謊，他估計是真的忘了。
而如今她又重活在天和二十三年夏……這一切，或許是老天爺的安排。

上一世淒涼而終，也許不是真正的結束。

重來的機會如今就擺在眼前，她想了許久，確定今生不想再和婆婆在鄉下辛苦度日，苦熬半生，更不想心中有根刺的去改嫁。

所以，她要找到蔣元，做將軍夫人！奪回本來就屬於自己的那一切！

一整天翠翠都在屋裡思考，怎麼說服婆婆一起上京去尋找蔣元，想了一天才勉強想到一個的理由。

第八章 賣地湊路費

吃過晚飯，婆媳倆分別回屋睡下，翠翠躺在床上等到了半夜的時候點亮了燈，拿著油燈去了婆婆的屋裡。

錢氏迷迷糊糊的坐起來，看著半夜不睡過來的翠翠，奇怪的揉著眼問：「怎麼了翠翠，這大半夜的怎麼不睡？」

翠翠將油燈放下，極其認真的看著婆婆，說：「娘，剛才爹給我託夢了，他說相公沒死，如今在京城呢，叫咱們去找他。」

錢氏聞言睡意一下子就沒了，眼神不可置信的看著翠翠，「真的？他真是這麼給你託夢的？」

翠翠使勁兒的點了點頭，「爹說叫咱們去京城找他享福，過好日子。」

錢氏聞言奇怪的抓抓頭髮，嘟囔道：「那他為啥不給我託夢？」

翠翠急忙說道：「許是怕娘記性差給忘了，所以才託夢給我的。娘，我們去找他吧！」

燭光昏暗，錢氏皺眉看著因為一個夢就這樣堅信元兒沒死的兒媳，腦子裡一團亂，想了想說：「翠翠，託夢一事也不知真假，我想著會不會是你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所以才夢到這個的？」

翠翠搖搖頭，抓著婆婆的手，堅定的說：「不會的，託夢一事從古至今都很靈，而且自我嫁進門這幾年來，爹是頭一次給我託夢。所以我覺得，這個夢裡，爹說的話一定是真的！相公他一定沒死！」

這話還有點道理，村裡不少人都被託過夢，那個楊家的老弟就是，有一夜死去的老母親給他託夢，說是房子漏水了住不成，叫他去修，第二天起來他去墳地看了看，果真是下大雨他娘的墳頭積了大水坑。

翠翠看著婆婆在猶豫，就又說：「而且娘，當年咱們這裡被拉去充軍的可不少，活著回來的就不說了，那些沒能活著回來的都送回來木牌和遺物立衣冠塚，當時沒有相公的遺物，你不是也和我說過相公也許沒死嗎？」

聽見翠翠這麼說，錢氏也緩緩點頭，「的確，當年我的確懷疑過，元兒是不是根本沒死……可是，若是如你爹託夢所說元兒沒死，他為什麼不回來找我們？」

翠翠聞言喉頭梗了梗，搖了搖頭，「我也不知道。」

總不能告訴婆婆，他將咱們都忘了……

錢氏很苦惱，想了又想說：「翠翠，先不說元兒是不是活著在京城裡，就說咱們

要是去找他都沒路費銀子呀。家裡只有三兩銀子，從咱們這裡到京城去，怕是十兩都不夠，就算要去找，去哪兒弄錢呀？而且要是萬一找不到，咱們連回來的路費都沒有……所以我想了想，若是這個夢是真的，元兒沒死，那他肯定會回來找咱們的，咱們在家等著不就行了？只是苦了妳……」

翠翠聞言垂下了眸子，良久都不說話，她不能告訴婆婆妳兒子不記得咱們了，再不去找他的話，他就要在京城娶將軍的女兒了，而且就算是再等十年他也想不起家在哪裡，也回不來……

輕歎口氣，翠翠抬眸看著婆婆，認真的說：「娘，我等他好幾年了，真的不想再傻等了，我相信爹不會平白無故給我託夢，這一回……我一定要去找他！就算娘妳不去，我一個人也要去找！」

錢氏看著她堅定的眼神，知道她的性子看著溫和好相處，其實執拗得不行，無奈歎口氣，「娘也沒說真不讓去，只是沒銀子啊。」

翠翠聞言笑了笑說：「我可以賣了我的陪嫁蠟子，這樣加上家裡的三兩就能有六七兩銀子，如果娘捨得咱們再賣一畝田，這樣就能有十兩銀子了，路上若是省著點，一定足夠用的。」

上一世她拿著六兩銀子也到了京城，這一次帶上娘，若是省吃儉用，十兩應該夠了。

錢氏看著她是真的想去找兒子，心裡也盤算好了，拒絕的話根本說不出口，而且她其實心裡也想著，萬一真如老頭子託夢說的在京城找到兒子，那就算把家裡的錢都花光了那也值得。

怕的就是到最後一場空，人財兩失……

翠翠讓婆婆有時間想一想就回了自己屋子，卻坐在床上睡不著。

現在是夏天了，再過兩個多月就是初秋，她只知道蔣元是在天和二十三年秋天娶了那個女人，卻不知他是初秋還是深秋娶的人，所以她不能耽誤太多的時間，否則等晚點到京城，他和那個女人又成了親，那她就別想做什麼將軍夫人了！

就那個女人狠毒的將她扔在雪地裡凍死的德行，不知道會生出什麼詭計來收拾自己！

次日一早，錢氏起來時雙眼下有青痕，明顯沒有睡好，翠翠也是眼底一片青。

錢氏坐在屋簷下的竹椅上看著身邊摘菜的兒媳婦，最終歎口氣，「翠翠，妳要是真決定了去找，娘陪妳一起去。」

翠翠聞言就笑著濕了雙眼，「謝謝娘，我相信咱們一定能找到相公的！」

錢氏點點頭，也無奈笑了，「那就趕緊做飯吃飯，吃完飯商量一下賣了哪塊兒田。」早飯後，婆媳兩個坐在屋裡商量了好一陣子，最終還是決定多帶點錢上路，打算賣兩塊田。

商量好之後錢氏就要出去問問誰要買田的，翠翠急忙叮囑她，「娘，賣給誰都別賣給二叔。」

錢氏聞言點了點頭，「我知道，就他那個愛佔便宜的德行，賣給他還不知道怎麼

壓價呢。」

婆媳倆一起出門，錢氏去找買田的人，翠翠去鎮上賣鐮子，陪嫁的鐮子賣了三兩多銀子，當她拿著銀子回來的時候屋裡坐了好幾個人。

有村長和來買田的周家人，還有蔣老二，翠翠看都不想這個畜生一眼，直接就進屋來了。

錢氏拉著她小聲說了價錢，她點了點頭站在了一邊，看著婆婆和周家人交換銀子和地契。

蔣老二摸了摸鼻子，走近翠翠，小聲問：「翠翠，冷不丁的，賣田幹啥？也不提前打聲招呼，賣給二叔啊，咱們可是一家人。」

翠翠看都不想看他一眼，說：「二叔要是能比周家多出點錢，這田賣給你也不是不行啊。」

蔣老二聞言就撇撇嘴，不吭聲了，片刻後接著打聽，「妳還沒說賣田幹啥呢？」

翠翠冷笑道：「我有病了，沒錢治，只能把田賣了。」

蔣老二聞言不太相信，「年紀輕輕的，看著妳也不像有病啊，不說實話是藏著什麼貓膩呢？」

翠翠不再搭理他，去廚房燒水去了。

過了一陣子，院裡人都走了，錢氏來到廚房小聲說：「兩畝田賣了快七兩銀子，妳的鐮子賣了多少？」

「三兩多。」翠翠說著算了起來，「這樣咱們手裡能有十三兩銀子，去京城的路費就足夠了，要是省著點說不定用不完呢。」

錢氏擦擦頭上的汗點點頭，「那翠翠，現在錢有了，咱們什麼時候走？」

翠翠想了想，想到無恥的蔣老二，就說：「早點走吧，省得村裡有些人知道咱們賣田了，惦記這點錢再招了賊。」

她這麼一說，錢氏立即點頭，「那聽妳的咱們早點走，等下午我把屋裡糧食收拾一下也賣了，咱們再收拾一下東西，後日就可以出發了。」

翠翠笑看著婆婆，「下午我回一趟娘家，給我爹說說這個事兒。」

「成，妳儘管回去，家裡的事兒我來辦。」

吃過午飯翠翠就出門回娘家了，回到娘家門口，看著熟悉的屋子，想到前世爹送自己走的那一天，眼眶就熱熱的。

大門開著，她站在門外就聽見院子裡爹和羅氏說話的聲音，她笑笑走進去喊道：「爹，我回來了。」

柳大栓正在做木工，聽見翠翠的聲音立即放下手裡的活兒，笑著說：「閨女回來了？怎麼不上午回來，也在家吃午飯。」

柳大栓如今還很年輕，頭髮沒有一根白的，很是精神矍鑠。

羅氏也才三十來歲，穿著藍色的碎花布裙坐在院子裡做針線，見翠翠回來也笑了笑，「妳爹前日還在說妳最近沒回來呢，今兒就回來了，快過來坐。」

翠翠進了院子坐下，將裝了菜蔬的籃子放下。

羅氏笑著說：「菜不少，夠我跟妳爹吃兩天了。」

翠翠笑笑，這才看著滿頭汗的父親說：「爹，我回來是想跟你說件事兒。」
柳大栓擦擦汗，看著女兒放下了手中的活兒，也坐下了，這才問：「啥事兒，說吧。」

翠翠點點頭，說：「爹，我要跟婆婆上京去找蔣元，打算後日就走。」

柳大栓一聽就傻眼了，「閨女，女婿這都去了幾年了，妳怎麼突然要去京城找他？誰告訴妳他在京城的？」

翠翠笑著說：「沒誰告訴我，就是公爹昨夜託夢跟我說的，說他沒死在京城，我想著當年他也沒送回遺物來，興許是真的沒死，就決定帶著婆婆去找他。」

柳大栓聽了直搖頭，「翠翠呀，別傻了，一個託夢還能當真了？他要是真沒死，早就回來找妳們了！沒回來就是沒能活下來，妳就別犯傻了，好好的在家，過兩年再找個好人家嫁了，安安穩穩過一生多好，非要成天的惦記他……」

羅氏也說：「對啊翠翠，一個夢，當不得真的，還是聽妳爹的在家老實待著吧，去什麼京城啊，這少說兩個月的路程呢，路上可不容易呢。」

翠翠當然知道爹會說這些，可這輩子她是一定要換個活法的，就歎口氣說：「爹你別勸我了，我跟婆婆都決定了，一定要去京城找。」

柳大栓無奈的看著她，直搖頭，「妳真是傻呀妳！妳還年輕，守在家裡早晚能找個好人家，可要是去了京城，找不到人不說，銀子也花光了，到時候妳們怎麼回來？這些妳都想過了嗎？親家也真是的，這樣沒譜的事兒居然跟著妳胡鬧！」

「爹，你放心，不管能不能找到他，我都會給你寫信回來的。」

羅氏坐在一邊，針線也不做了，心裡想著，翠翠要去京城了，回來這一趟會不會是來要路費的？心裡就緊張了，一轉身進屋去把銀子都給藏了起來。

柳大栓和翠翠又說了好一會兒的話，才無奈的歎口氣不再勸她，翠翠也就站起身準備回去了。

羅氏見此急忙說：「那翠翠妳啥時候走，我跟妳爹去送妳。」

「後日一早走，你們別來送了。」

柳大栓沉默不做聲的進屋去了，羅氏看他一眼知道他是進屋找銀子去了，輕輕的哼了一聲，知道他絕對找不著，果不其然，片刻後柳大栓出來，陰沉著臉瞪了她一眼。

羅氏以為他會跟自己要銀子，結果只是狠狠瞪一眼就去送他閨女了，心裡鬆了一口氣。

回去的路上，到了村口，翠翠看著父親，「爹你回去吧，別送了，後日一早也別來，我們很早就走的。」

柳大栓點點頭，看了看四周沒人，這才伸手將手裡的二兩銀子塞進她手裡，說：「爹沒用，沒有多的錢給妳了，妳別怨爹。」

翠翠眼眶瞬間濕了，「爹，我不要，我手裡的錢足夠了。」

柳大栓搖搖頭，硬是將錢給了她，「妳拿去吧，不然爹心裡也不放心，出門在外，用錢的地方多的是，多帶一點總比少一點好……哎……」

翠翠哭著收下這錢，說：「爹，等我到京城找到蔣元，一定接你去享福。」

柳大栓無奈點點頭，衝她擺擺手，看著她離開的背影一點也不樂觀，「人都幾年沒消息，恐怕早死得透透的了，傻閨女，妳這都是白折騰，無用功啊……」

第九章 蔣老二偷銀子

翠翠回到家裡，錢氏正在收拾空了的糧屋，蔣老二靠在門框上正在問：「大嫂，妳這又是賣田又是賣糧的，到底是要幹啥呀？」

錢氏低著頭掃地，淡淡的說：「出一趟門。」

「去哪兒啊？還值當把田給賣了？」

「回一趟娘家。」

蔣老二聞言撇撇嘴，一點也不信，她娘家那麼遠，她嫁過來這麼多年好像就回去過一次，冷不丁的賣了田就為了回娘家？他才不信。

直到看見了翠翠回來，他心裡才想著，該不會是翠翠要嫁了，所以大嫂賣了田，要給翠翠當添妝？

不過下一瞬他就開口又問：「大嫂，妳回一趟娘家可要一個多月，那妳剩下這一畝田的糧食，用不用我幫妳收了？」

錢氏聞言輕輕挑眉，「不用了，我直接賣給張屠戶了，他家裡養豬多，缺糧食，到時候直接讓他過去收，就不用你操心了。」

蔣老二聽到這裡，氣得臉色發青，「我說大嫂，咱們好歹也是一家，妳這賣田賣糧的，竟不先緊著自家人，我手裡田也不多，早就想買了。」

錢氏聞言悠悠一笑，「那你不早說，我也不知道你想買田呀。」

蔣老二聞言，氣呼呼的裝不下去了，一甩袖子走了。

翠翠眸光冷凝的看著他離開，滿眼都是厭惡。

錢氏看著她問：「都跟妳爹說好了？」

翠翠點點頭，「說好了，娘，那明日咱們就把衣裳行李收拾一下，後日一早就走。」

錢氏聞言歎口氣，「行。」

翠翠笑笑，看著天上的白雲眨了眨眼：蔣元，你給我等著！這輩子，我要你把上輩子欠我的統統還回來！

黃昏時翠翠做好了晚飯，錢氏也將屋子裡收拾得差不多了，到處都清理了一下，婆媳倆吃過晚飯後天色漸漸黑了下來，月亮掛在了天上，瑩瑩發著光。

關上了院門，兩個人坐在堂屋，桌上點著昏黃的油燈，將身上的銀子都拿了出來，算算一共有多少錢。

「家裡三兩銀子，加上賣田的八兩，賣鐮子的三兩多，我爹給的二兩，一共十六兩銀子。」翠翠想了想，將銀子分成了好幾份，看著錢氏說：「娘，我們路上的時候不能把銀子都放在一個人身上，也不能把銀子全放在一塊兒，回頭咱們就把衣裳裡縫幾個小口袋，銀子分開放，這樣省得放在錢袋子裡被人偷。」

錢氏點了點頭，「還得換點銅錢，方便花用。」

翠翠想了想又說：「現在天氣熱，路上怕是不好受，咱們走的時候得買點防中暑的藥丸帶上，以免路上熱病了，不好辦。」

錢氏點點頭，正要說什麼，外頭大門被人砰砰的敲響，傳來蔣二孀的喊聲，「大

嫂，睡了不？」

翠翠聽見她說話聲音，立即將銀子都收了起來，進屋放在桌子壓著的磚石底下。

錢氏看著她收好了銀子後才去外頭開門，「沒睡呢，弟妹有啥事兒啊？」

院門打開，蔣二孀堆著一臉肉笑著進來說：「還真是有事兒，這不妳要帶著翠翠回娘家了，我想著沒個兩個月妳們回不來，就厚著臉皮來找妳了。妳知道我娘家侄媳婦兒就要生了，這得送點小衣裳、小褥子，偏我又是個笨人，針線活兒最上不了檯面，這眼看著妳就要走了，所以趕緊來找妳，幫我量一量，裁一裁，動動針腳。」

錢氏聞言沒多想，蔣二孀針線活兒的確是上不了檯面，縫個衣服跟蜈蚣似的，雖然兩人平日裡不算感情多好，可是人都上門來求了，她也並非那種小心眼的人，就點了點頭，「那行，我這就跟妳去。妳說妳也不早點招呼，我趕著白天給妳弄，也不費燈油。」

蔣二孀聞言笑著點頭，又看向屋裡說：「翠翠呀，妳針線活兒好，眼神也好，妳也一塊兒來吧。」

翠翠本來不打算跟過去的，可是腦子裡忽然就想起蔣老二那張臉來，他們夫妻可不是什麼好人，更何況做小衣服、小褥子這種事，前陣子白天多少閒工夫她不來喊著幫忙，怎麼偏偏在天黑透了才來喊人幫忙？

有鬼！

所以翠翠腦子轉了一個彎就答應了，「哎，我吹了燈就來。」

她倒要看看，蔣老二夫妻這葫蘆裡賣的什麼藥！